

一部描写女孩赵小末成长经历的青春伤痛小说
一场弥漫着伤感和失意的青春告白
新浪、搜狐、红袖添香**精华推荐**

穿越玫瑰

宋煜 著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穿越玫瑰

宋煜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玫瑰 / 宋煜著.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4
ISBN 7-200-05819-X

I. 穿… II. 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7236 号

穿越玫瑰 CHUANYUE MEIGUI 宋煜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地 泰 德 印 刷 厂 印 刷

*

880 × 1230 32 开本 7.75 印张 130 千字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ISBN 7-200-05819-X/I·870

定价: 18.00 元

无法规避的成长命题

王泉根

我不认识宋煜，但我曾于两年前的春天去过他就读的河北邢台学院。我是应该校中文系邀请去作学术演讲的，讲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与盲点》。那天下午，邢台学院礼堂里挤满了黑压压的一片师生，我不知道作为中文系2003届毕业生的宋煜是不是也坐在下面。我在演讲中提出，漠视乃至放弃对抒写青少年生命世界的成长小说与少儿文学的研究，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盲点之一。未曾想到，宋煜的小说却向我提供了一份正视研究盲点的文本。我从未去过邢台，邢台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1965年的大地震。事隔近四十年，这里的一切当然再也找不到地震的痕迹了。但在读了从邢台学院走出来的宋煜所写的长篇小说《穿越玫瑰》之后，我的内心犹

如经历了一次强震，震源来自青春少年的精神世界，而其震波则影响辐射到整个社会。

《穿越玫瑰》是一部地道的成长小说。成长贯穿于生命的全过程，从娘胎开始直至生命终点，但文化意义上的成长则主要是指从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的社会化过程。成长在文学作品中，密集地汇聚在“青春少年”这一阶段，大致从小学高年级以上、成年人以下。这一阶段是人生近乎突变的时期，是各种矛盾、冲突、困惑、苦恼、求索、挣扎、呼喊、狂欢、拯救、奔突错综交汇的时期，尤其是在十五六岁至二十岁出头，这是真正激情燃烧的岁月，地震海啸火山喷发的年华。

成长既有物质内容，即生理学意义上的生理成长，其核心是性的成长，男孩、女孩角色的确定与不同性征的成熟；成长更有精神内容，即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成长，建构起人之为人的良心良规良知良能。完美完整的成长在生理与心理上是同步和谐的。倘若这两方面的成长不能同步，甚至倒错、悖反，以致生理的成长远远大于心理的成长，生理上（包括性冲动、性行为）已经是一个成人而心理上还处于懵懂糊涂的状态，那么，成长的烦恼以致痛苦势必会降临到少年人身上。《穿越玫瑰》

瑰》所要倾情表现与呼喊的正是这一命题。整部小说结构单一，叙述集中，以北方小城女孩赵小末的情感困惑与灵肉挣扎为主线，贯穿起她与高中、大学的同学司雷以及南方青少年文学杂志的编辑程阳两位男孩之间的故事。

从高中到大学，再到求职，赵小末一路走来，遍是风雨泥泞，少有星月晴空海风丽日。成长的迷惑、茫然、偏执、激越、怯懦、憋闷、伤痛，性的冲动与糊里糊涂……弥漫着潮湿而黑暗的欲望之夜，面对它的到来，懵懂的少年不知所措。在一次次成长的失落与挣扎中，青春的玫瑰花枯萎了、凋谢了、冷却了。这是一场使人窒息的心灵荒漠的艰难穿越。

小说中的男孩女孩都在自我寻找、自我求索、自我挣扎：赵小末与浮浪子弟司雷的决然分手，短暂的南下求职与辞职返家；程阳从乡村少年到杂志编辑的自我奋斗以及拒绝三十岁“老女人”的诱惑；司雷虽然满身恶习但心里的那条道德细线还是把他勒得生疼，使他与“老大”们区别了开来——这一切都在努力表现着青春少年不甘堕落的苦苦寻觅与挣扎，这样的挣扎是如此使人心悸！人们不禁要问：成人社会的责任义务良知良规到哪里去了？这个社会实在太需要为未成年人，为

赵小末、司雷、程阳他们这一代在成长中挣扎的青春少年营造一个安全和谐洁净的文化生态环境和成长空间了。

“这是一场弥漫着伤感和失意的青春告白，你可以真实地感受到隐于文字背后的疼痛和忧伤。”宋煜说他的文字就像是在瓶子里的一声叹息，很忧郁，也很干净。他用北方女孩充满磁性的声音与幽怨清丽的文字，传达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成长事件中的切肤感受与顿悟，这里有对自我的认同与受挫；有对成人世界的渴望与逃避；有生命的奔放与外力的压迫；有性的成长与成长中的“性”。越过荒漠是绿洲。始于惶惑而终于惶惑的成长，还是没有长大。始于惶惑，历经风雨泥泞而终于顿悟，虽然付出的太多，但毕竟已真正长大成人，这是“精神成人”的仪式与表情。这也是当代文学尤其是青春文学、成长小说面临的无法规避的命题。

《穿越玫瑰》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与笔触，抒写了作者的生存思考，流淌在字里行间的血色生命以及话语自身的潜在意象，使小说不断地超越福斯特所说的“时间生活”而直入“价值生活”，折射出作者对生存秩序和现代物质欲望的双重质疑，在质疑背后充满着

忧郁的透视与思考。于是，一个年轻的生命成人了，成人的是“精神成人”。

2005年1月13日11:15

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王泉根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亚洲儿童文学学会副会长)

版权声明

本书中使用的少数图片，由于无法与权利人取得联系，为了尊重作者的著作权，我社特委托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向权利人转付稿酬。请权利人与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联系并领取稿酬。联系方式如下：

吴文波、方芳

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区知春路23号量子银座1401室

邮编: 100083

电话: (010) 82357056 (57, 58)-230

传真: (010) 82357055

北京出版社

目 录

Content

001	第一章	赵小末
033	第二章	司 雷
059	第三章	大学情事
117	第四章	幻灭和逃离
161	第五章	不是游戏的年纪
225	尾 章	
235	跋	

第一章 赵小末

/

爸爸死了，他的玫瑰一直活着。

赵小末看着玫瑰那肉嘟嘟的粉色花瓣，忍不住凑上前去嗅了嗅，真香，她在心底赞叹。但她的脸色又渐渐阴了下来：主人都死了，你干吗还要活着？

她折回屋子里听自己的歌，科特·考本恩的《耶稣不让我见阳光》，赵小末也跟着歌曲的调子卖力地哼唱起来，唱得房子颤颤巍巍。

妈妈走了，现在整个家整个世界都是她一个人的了，赵小末想，她拥有着无上的自由。

可她又不自觉地看到院子里盛开的玫瑰，她把头埋在两膝间，她的心一下子沦陷到一种灰色的情绪当中。

那时候的赵小末并不喜欢她那个粗鲁的爸爸。他喜欢喝酒，喜欢抽烟，坐在沙发上根本不像一个大人的样子，他把脚搁在沙发的边沿上，翘得老高。赵小末一直记得他爸爸翘起的大大的脚趾好像也在耀武扬威。她在心里恶心她爸爸，但她爸爸浑然不知，悠哉悠哉地窝在沙发里看着电视吞云吐雾。

爸爸死后被拉回来，她一声也没哭。她看见爸爸的脑袋被撞得变了形，觉得这很滑稽。她本来想笑的，但妈妈哭得死去活来，还有那么多的人脸上挂着泪花，她告诉自己忍着吧，千万不要笑出声来。但后来赵小末还是不由自主地掉下了眼泪，不是因为想到没有了爸爸的工资再也不能吃好的穿好的了，而是因为她看见了爸爸露在白布外面的一截光滑而结实的手臂，这是赵小末心底里的一个秘密。她想着爸爸结实的身体不久就要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她的眼泪就啪嗒啪嗒地往下掉。

她无声地站在爸爸的灵床前啪嗒啪嗒地掉眼泪，她听到有人在她身边哽咽着说：“可怜的孩子，别太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

2

人死不能复生，如同谢了的花瓣不能重返枝头。赵小末想起了她的第一次恋爱，想起了她那蓓蕾初绽一去不回的十七岁。

那个男孩子叫司雷。

其实她最先爱上的是班里一个叫胡生的男孩，胡生就坐在她的前排，司雷是他的同桌。

本来前后两排是没说过什么话的，毕竟文理分科让原本陌生的人凑到了一起，彼此还不太熟悉。

他们变得熟悉完全是因为一个笑话。

胡生跟司雷讲：“有个精神病院在选楼长，院长指着一个脸盆问一群病人说这是什么，有人说是饭盆，有人说是碗，有人说是烟灰缸，只有一个人说是脸盆。院长指着这个病人说：‘好了，你就是一楼的楼长。’接着院长拿出一个茶杯问这是什么，一个病人说是烟灰缸，一个说是脸盆，还有人说是花瓶，终于有一个病人开口说是茶杯。院长笑了，指着这个病人说：‘好了，你就是二楼的楼长。’”

胡生故意顿了顿，扫了赵小末和她同桌一眼，接着问：“你们猜第三次院长又拿出了什么？”他用手比画了一下，“那种用来打开电视搜索频道的方方正正的东西是什么？”

赵小末忍不住说了声：“是遥控板吧。”

胡生笑了，说：“好了，你就是三楼的楼长。”

大家都笑了，包括赵小末那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呆同桌，就剩赵小末愣在原处越想越尴尬。

自此，赵小末对胡生渐渐生出了一种微妙的感情，她总想起讲那个笑话时胡生对她的笑，那不是嘲笑，那种笑让赵小末感到亲切。她总等着他能回过头来再跟她说出几句话，但胡生好像并没有看出赵小末对他态度的转变，他还是时不时给司雷讲笑话，有时也扫赵小末那么几眼，但眼神却躲躲闪闪，不是赵小末所期待的那种眼神，赵小末也不会再胡乱插嘴自己找尴尬。

赵小末开始密切关注胡生。胡生侧着脸望向窗外时嘴角上茸茸的性感的小胡子挠得她心里痒痒的。她还喜欢去操场看他漂亮的投篮动作，看他在足球场上奔跑时的狂野。

赵小末心里想：完了完了，我准是爱上这小子了。

闻着他身上那浓浓的汗水的味道，她坐在他背后常常感到一阵阵幸福的眩晕。

但赵小末很快就从幸福的巅峰跌到了绝望的低谷，因为她知道了胡生的底细，他是有女朋友的，叫什么什么楠的。赵小末在心里歇斯底里地喊：“什么什么楠，有种你站到我面前来，我一拳打死你！”

她一个人躲在宿舍里绝望地在本子上写着“胡生我恨你胡生我恨你胡生我恨你……”，一直写到整个本子变得一团糟。

胡生依旧沐浴在爱河里和他的什么什么楠甜甜蜜蜜，卿卿我我，也许他一直不知道背后有一双爱他又恨他的眼睛在死死地盯着他。

赵小末一直看着他们结伴而行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她冲着他们背影消失的方向用力地挥了几次拳头。

这时忽然有一只手掌轻轻地落在赵小末的肩上，赵小末马上打了个寒战，潜意识告诉她，那个拍她肩的人是胡生。但她转过身来，站在面前的却是司雷。怎么可能是胡生呢？赵小末在心里骂自己真是神经过敏，刚才明明看见他们消失在街角了。

司雷说：“赵小末，我请你喝咖啡吧。”

司雷是那种富家子弟，一身的名牌，不是耐克就是以纯，或是真维斯，再或是佐丹奴，仿佛整个小城所有连锁店里的名牌全被他一件一件套在身上了。

是该好好宰他一顿了！

赵小末说：“好吧。”声音很轻很矜持，袅袅婷婷地跟在了司雷的后面，那一刻，赵小末觉得自己从来没有那么淑女过。

他们就坐在“美味情缘”靠窗的一张桌子旁。

她的面前是一杯茉香奶茶，他的面前是一瓶生啤，他们都没有要咖啡。生啤被他倒进杯子里，白色的泡沫翻腾着，看了让人觉得胃里满满的。

“说吧，”赵小末抿了一小口茉香奶茶，“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企图？”

司雷把面前那杯仍泛着白沫的生啤一口气喝掉了，直直地看着赵小末说：“赵小末，我喜欢你！”

赵小末差点把嘴里的茉香奶茶喷出来，但为了淑女到底，她咽了下去，说：“司雷，你明知道……”

话还没说完就被司雷抢了过去：“胡生他有好几个‘老婆’呢！”

其实赵小末并不是要和司雷提起胡生，她只是暗暗地喜欢胡生，心底深处的、无须言表的喜欢。她是想说：“司雷，你明知道以我们两个人的性格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

但这下好了，好像是自己心中不可告人的秘密一下子被世人皆知，连司雷都知道自己暗恋胡生了，还有谁会不知道她赵小末整天想着一个处处寻花问柳的男生？赵小末再也不想做淑女了，她端起面前的茉香奶茶泼了司雷一脸。

很多人转过头来看，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子被人泼了一脸茶水，黑黢黢的茶叶渣滓挂在他的脸上。

赵小末本想立即起身离去，但司雷又说了句：“赵小末，我真的喜欢你！”

赵小末忽然觉得司雷挺可怜的，不是吗？他和自己是那么相像，爱着一个明知道不爱自己的人，唉，爱人无罪，暗恋受罪！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如果是一匹旋转木马，那么胡生就是她前面的那一匹，她再怎么积极，他们之间的距离却永远一成不变；她想如果司雷是棵向日葵，那么她就是太阳，当太阳多神气啊，永远是一副光芒四射的样子，

并且她在哪里，司雷就扭着脖子望向哪里。她不知自己怎么会想起这些，但这个想法让她觉得温暖。她于是又坐好，并递了块手帕过去。“给，擦擦脸吧。”随后她又转了几回头，对着周围说了几句，“看什么看，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没谈过恋爱呀！”

擦了脸，司雷依然酡红着脸说：“赵小末，你就答应做我的女朋友吧，我真的喜欢你。”

赵小末看着司雷，想着他只有喝了眼下的生啤，带着酒性，才敢向自己表白，这表明他是多么诚实啊，诚实得不含一点杂质。而那个该死的胡生，动不动就左拥右抱，两个人比起来还是司雷比较好。

赵小末说：“好，我答应你。”

司雷乐得两眼放光，掏出几张百元的票子往桌上一拍：“走，陪我女朋友买衣服去。”看着玻璃窗外的行人，赵小末抿着嘴笑。

太阳很大，暖暖地照在身上，赵小末和司雷走在街上，她尽情享受爱情给她带来的甜蜜。

甜蜜蜜

你笑得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赵小末想，她的春天就这样在她十七岁的时候骤然降临了，挡也挡不住，而自己真的像朵娇人的花儿一样，春

